

元文類

一
函
十
冊



元文類卷五十八

神道碑

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王磐

房杜受帷幄之寄而不親汗馬之勞耿賈著鍾鼎之勳而弗踐秉鈞之任豈不以將相殊器而軍國異宜非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未易當之歟丞相史公弱冠從軍年未三十已爲大將自太祖太宗睿宗憲宗四朝每有征伐之事未嘗不在軍中身經百戰偉績豐功不可勝紀逮今上御極置之相府授以政柄卽從容閒暇不動聲色而紀綱法度粲然一新內立省部以杜絕政出多門斜封墨勅之權外設六道宣撫司以削奪郡縣官吏世襲專擅之弊給百官俸祿使在官者有以自贍而得保清廉之節禁賄賂請託使官吏一心奉公而不敢爲徇情枉法之私又奏罷諸色占役五十餘萬戶均其賦稅以蘇民力天下欣然咸有太平之望非所謂仁勇兼備而才德兩全者能如是乎公諱天澤大興永清人曾大

父成珪隱德不耀父秉直是爲尙書府君生三子伯曰天倪仲曰
天安公其季也金大安癸酉歲國兵南下尙書府君率鄉里老幼
數千詣太師國王木花里軍門降明年從國王攻北京下之王以
國人烏也兒爲都元帥府君爲行部尙書鎮守其地後五年武仙
以真定降王又以天倪爲河北西路都元帥仙副之駐真定公年
寢長身長八尺善騎射拳勇過人署帳前軍總領乙酉歲春都帥
命公護送太夫人還北京仍令過燕都市繪幣爲北觀需旣行武
仙以真定叛都元帥被害帥府經歷王縉追公及燕公聞變卽與
縉議縉曰變起倉卒帥府軍無主散出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
卽不招自至公慨然曰兄弟之讎不其國假使無成義亦當往況
有可成之道乎卽出所賣市幣之金買兵仗甲冑載之南行行至
滿城已得兵士千餘戰馬七百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行帳言狀
且乞濟師王命公紹其兄職仍以笑乃解將兵三千爲助遂破走
武仙復取真定後數月武仙又潛遣壯士入城匿大厯寺夜斬關

爲內應仙入據城公倉卒率軍士數十人夜踰城東出步走橐城會諸城軍與笑乃解合軍攻仙走之笑乃解怒民之從賊也驅萬餘人將殺之公曰此皆吾民不幸爲賊驅脅何罪而殺之不聽公力爭甚久竟得全活公乃繕城隍立樓櫓爲不可犯之計招集流散存卹困窮披荆棘拾瓦礫官府民居日益完葺歲荒食艱捐甘攻苦與眾共之由是數年之間民生完實而兵力富強勝於他郡太宗卽位公北覲朝廷方議選三萬戶分統漢兵公適至上素聞公名遂以眞定大名河間濟南東平五路授公爲萬戶壬辰歲太宗由白波渡河疾趨陽翟與睿宗相會破合答軍於三峰山命公略汴京以東諸城公遂下太康柘縣瓦岡睢州復與大軍會軍至歸德衛州達魯花赤撒吉思欲以其軍薄城而營公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難爲備矣不聽會公以事之汴比還撒吉思全軍皆沒戊午歲秋憲宗南征明年駐釣魚山夏秋之交軍士多疾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率戰艦千餘艘由嘉陵江來上命它帥

拒戰不能卻詔公往公命蒙古軍分爲兩翼夾江注射公率水軍順流縱擊大破之奪船數百艘追至重慶府乃還中統元年今上登極首召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公奏疏以對上嘉納之命公往鄂渚撒江上軍旣回以公爲河南等路宣撫使是歲秋上北征又詔公兼江淮經略使二年春上北征還以公爲中書右丞相秋九月從上北征冬十一月與阿里不哥會戰昔木土上命丞相線真指麾右軍公指麾左軍戰大捷阿里不哥遁去三年春李璫陰結宋人以益都叛率軍據濟南上命諸王合必赤總諸道兵討之璫兇勢甚張上繼命公往公受命之日不至其家輕騎奔赴至則亟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璫斬軍門誅同惡數十人餘悉縱令歸家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公將行上臨軒授詔責公以專征之任俾諸將皆聽節度公自始至還未嘗以詔旨示人其謙退愼密如此入見上慰勞公悉歸功諸將若無一毫出於己者至

元改元加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如故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
兼樞密使以公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六年上將有事於襄陽詔
公與駙馬忽刺出往賜白金百笏楮幣萬緡公至則占要害地築
三小堡屯軍使彼內不能出外不得援蓄銳而守兵食有餘七年
公以疾還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仍令右丞相安
童諭公曰中書省尙書省御史臺或一月或一句遇有大事卿可
商量小事不必煩卿也十年宋將呂文煥以襄陽內附聖天子慨
然有埽清六合混一車書之意十一年秋以公與右丞相伯顏領
荆湖路行臺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將由鄂渚渡江行至郢州
公病不能進還襄陽上聞亟遣近侍賫蒲萄酒賜公且諭之曰卿
自吾父祖以來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宣勤勞者多矣勿以小疾暫
阻行意便爲憂惱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公歸至眞定上又遣其子
杠與太醫馳往診視仍賜藥物公餌畢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毋殺虜是日薨春秋七十有四實至元十

二年二月七日也計聞上震悼遣近臣致奠賻白金二千五百兩
贈太尉下太常考行諡曰忠武以三月庚寅塋府城西原明年春
二月有旨命臣鑿製墓隧碑文臣嘗論士君子抱負才智出逢昌
運君臣遇合取富貴功名以自振耀非難事也唯夫仁慈惠愛不
吝不驕有以服人心於富貴功名之外者是可重也公以元勳碩
德位兼將相爲邦家之柱石爲宗社之耆龜望重四朝恩隆百辟
其容貌循循和易未嘗有一毫驕矜之色見於顏閒視富貴功名
斂然退避若將有浼於己者此其蘊藉豈尋常淺狹之量所能窺
測哉初武仙之變公之兄都元帥被害朝廷以公紹其職後都帥
之子稍長公奏言於朝曰臣遭家禍權兄職以復讎恥爲姪尙幼
久不敢言今姪年已長願得歸之上曰但聞爭官者多讓官者少
卿之此舉甚可嘉尙然朕自有官償之卿何可辭卽日詔以公姪
爲眞定路總管後數年公又乞致仕上問其故公曰臣無大功報
國今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久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

職寵榮過分必致咎殃臣敢昧死固請上曰卿奕世忠勤有功於國一門三職何足爲嫌不允國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州官府往往不能相下公獨一切莫與之較由是唯眞定一路事不乖戾而民以寧李壇變後議者以諸侯權重爲言公言於朝曰兵民之權不可并在一門家有一人居官其餘宜悉罷遣行之請自臣家始史氏子弟卽日皆辭職而退憲宗朝公爲河南經略使朝廷遣阿藍荅兒勾較諸路財賦出入虧盈阿藍荅兒性苛刻乘勢橫暴擅作威福官吏悉遭凌辱以公舊德獨見寬假公進曰經略使司我實主之是非功罪皆當問我今罪及諸人而不問我豈能自安乎由是餘人蒙賴得釋者甚眾兵火之餘民間生理貧弱往往從西北賈人借貸周歲輒出倍息謂之羊羔利稍積數年則鬻妻賣子不能盡償公奏乞令民間負債出息至倍則止上從之遂爲定法初公至歸德遇蒙古官驅俘獲數人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公問汝爲何人曰我金近侍局官也曰

汝識李正臣乎曰我卽是也公出橐中金贖之遣騎送歸眞定軍
回署萬戶府參謀幕府留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又嘗有河南流寓
人王顯之來謁公一見問其姓名鄉里卽留置門下署萬戶參議
行軍事務無大小一以委之兩人信任之專雖父兄子弟莫之敢
閒由是眞定治效高視他郡四方諸侯取之爲法者兩人之力爲
多公平生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卽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
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遠適亦恆以數冊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
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公夫人石氏李氏納合氏
抹撚氏皆先公卒子男八人曰格榮祿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曰樟眞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衛輝府總管
曰杠資德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右丞曰杞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
廉訪使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
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女七人皆適名族男孫十六女孫十三
銘曰

維開府公沈毅龐鴻超然異稟閒氣所鍾累朝尙武公在戎旅把
握韜鈴指麾貔虎一旦崇文正笏垂紳從容廊廟百度維新省部
旣立事權歸一監司出臨專擅自息祿足代耕吏保公清苞苴不
行獄無敍傾謨協宸意事合羣情黔黎呼舞思見太平太平非難
旣立其址譬如爲山要有終始役指駢羅覆篲孔多積之歲月寧
不嵯峨公屬橐鞬十嘗八九其在鈞衡整而非久釐而非久又復
不專同堂合議嗜好奇偏公心順恭允叶天聰紀綱卒立天子之
功波濤險巇舟楫是依風雨震驚夏屋帡幪世治時清尙可無公
險巇震驚非公孰寧忠義肝腸中令汾陽小心慎兢相國玄齡公
今云亡孰佐時康宸衷簡在百世難忘豐碑堂堂松柏生光有不
知者視此銘章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
合輻湊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爲一

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爲邢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考英邢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爲僧先侍世祖於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召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賤奏日見信任邢初分隸勳臣一千戶爲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郡當驛衝要徵需百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爲先容合辭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爲甚捄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於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故劉尙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爲治黜出貪暴剗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世祖

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卽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比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爲世祖新卽大位國家經費爲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

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莅之
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
中興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爲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援
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
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土俗爲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
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爲
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爲斷若已籍爲
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爲奴
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爲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
惑眾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
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普化
莅決於濟南旣至尸三人於市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
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
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

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爲祭酒選
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材爲多已而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
爲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權民鐵爲
農器厚其直以配民勑立宣慰司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不與民事
惟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
於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怒其沮已數欲中傷賴
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權日
熾恣爲不法慮臺憲發其姦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臧內臺居
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爲姦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避位明年
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厯歲久寢差詔魯
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
事故有是拜厯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
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
薨於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

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念舊德特敕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大司徒諡忠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夫人前荊州節度使劉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夫人常服不過縑素子女雖甚鍾愛每飯蔬食服補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遺分遺親族尤喜周卹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子孫萬金不博也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宗於東宮爲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充刑部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收元今上時時召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杲武備寺丞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祕書少監劉廙次適集賢照磨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槃

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祥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
世祖怒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
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役王師方啟行公數言王者
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等守此言
旣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軍士毋肆殺戮
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可嗜
殺等數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爲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
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
達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累乎公
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人臣以薦賢爲職
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聞人揚歷中外者多公所舉
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樂易與人交不立厓岸及當官論事守
正不倚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又勇於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
梗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重本有國

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勸雖其言甚切自蔽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之過亦隨改不少客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棣通乾龍將翔滂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五葉羣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撫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饗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慝如炭與冰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